#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熊氏經說卷七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熊氏經說卷六

宋 熊朋來 撰

## 大小戴禮記

### 總論大小戴禮記

大小戴記見存一百二十七篇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兩篇七十三而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尚如此況經文乎小戴

删取為今禮記其餘篇帙散漫不復顧矣曾子大學附見於祭義篇中朝事半出於聘義惟哀公問投壺二戴所記兩存之葢已取而未删其本文爾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禮運内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尚多可删而大戴篇中所記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亦有可取者方今科舉僅用小戴禮記試士若儒行緇衣明堂位等篇嘗為先儒所疑者明有司必不於此命題要知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

所不采者皆不堪命題也

禮記引書

禮記引書者惟學記坊記表記緇衣大學若據孔安國傳彼時五十八篇皆出矣然孔辟二十五篇東漢諸儒解經者皆未見故先儒疑孔安國傳亦偽也注禮記者如學記引說命坊記引君陳皆曰今亡高宗言乃讙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為無逸之文妄指為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為雍作釋文正義者從而遂非傳說

尤為可恨尹躬天見於西邑夏依本書讀為先見周田觀文王之德依本書讀為割申勸寧王之德則言乃謹當讀為乃雍又何疑焉樂記商容只當是尚書中所言商容記文必有脫辭鄭氏未嘗見古文尚書遂遷就妄言緇衣引尹吉注讀吉為告案咸有一德乃訓也非告也注亦曰今亡其他如表記緇衣引甫刑太甲太誓君奭大學引帝典康誥泰誓皆在二十五篇之外故不曰亡書然泰誓予克紂以下則以為無此章緇衣亦引說

命君陳而不言亡書獨於學記坊記說命君陳者謂之亡書何漢儒前後異同如此

禮記引詩

古人嘗歌詩故引詩者但記其音不論其字義以禮記中引詩觀之中庸之嘉樂憲憲大學之綠竹有斐閒居之弛其文德協此四國以至君子好仇匪革其猶彼其之子瑕不謂矣和樂且耽嵩高維嶽后稷兆祀字雖異而音本同我令不閱以躬為今亦孔之昭以焰為昭履

無咎言以體為履莫其德音以貊為莫有梏德行以覺為梏度是鎬京以宅為度亦字音可以相通者春秋傳引詩協比其鄰以洽為協便蕃左右以平平為便蕃皆當時引詩通例也可見古人以歌詩為常記其字音足矣非若經生博士區區於訓詁也若中庸衣錦尚絅自合注作逸詩不可以莊姜衣錦褧衣之句遷就注之義倘同爾非可指為即此詩䟽謂斷截詩文則上又不當言詩曰矣豈可謂禮記引詩譌其字音如關雎之好仇

文王有聲匪革其猶假樂之嘉樂皆訛於詩家不若禮記為得其字音義之正也

禮記引易

小戴記之經解大戴記之禮察保傅皆引易曰君子慎始而今周易無其文經解不知何人所作輒託於孔子之言河南程子曰經解是弄文墨之士為之非孔子之書然而篇末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氂謬以千里取舍之謂也保傅引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氂差之

千里故君子愼始凡三引其文各指定易曰今易無之
孔疏妄認出繫辭傳後儒多為所誤惟沙隨程可久以
為易緯通卦驗之文然不當三處皆稱易曰其韻語似
古書恐古有之或脫簡未可知也

禮記引春秋

坊記僅為三山林少頴所稱或出於七十子之門人所
記要非完書也每章稱子云或各述其師之言未必即
孔子之言有上文稱子云而下文就曰故魯春秋云云

者詎敢信其為孔子之言乎

曲禮

曲禮古記之名當從正義委曲言禮之說艾軒林氏謂因曲臺得名此未必然曲臺漢宣帝時會射之所博士后倉作記非禮記也

三百三千

儀禮經傳通解朱文公云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作禮儀威儀其名則禮器為勝故中庸章句曰禮儀

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漢儒勉强求合於三百三千之數以周禮三百六十官充三百之數至於曲禮則無可言者朱子取臣瓚曰周禮三百時設官之數合以儀禮為經禮葉夢得亦曰經禮其凡曲禮其目古禮可讀可學則先王之世必各有其書藏在有司河閒獻王輯古禮五百餘篇但以大宗伯五禮之目約之豈無三百篇如曲禮少儀内則等亦不下三千餘條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言公

西赤之貌與辭皆稱賔客之祀用無不周也本命篇又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文變也本注以威儀為曲禮非中庸章句始言之也若孔門三千弟子孟嘗三千賔客皆言其多而已不聞有求姓名以充之者三百三千又豈必求充其數哉

急繕其怒

嘗疑急繕之繕為勁既非字文訛轉又非古音可通諸家莫能言其故余證之周禮夏官繕人以弓弩矢箙矰

弋抉拾為職亦取於急勁者也夏官繕人之注曰繕之言勁也竊意如繕甲兵之繕皆主於勁鄭氏注曲禮又以其注繕人之説言之本只説繕之義為勁久之就讀為勁如匪頒之匪本只觧為分師弟子相承竟讀為分觀繕人注可以知繕之為勁矣

立視五巂

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言其髙如此韻家引陸佃言五巂三丈三尺不知徑一圍三則五巂該九丈九

尺

卹勿

二字依注讀為捽没方氏以卹勿驅以為句此處本言入國不馳則以勿驅為句似有理但策彗以彗為竹帚終未安馬有策可也若入國旋添竹帚馬上何從得此葢用策如用彗但掃摩之而不加鞭撫卹之而不必驅

月令小正

大戴記有夏小正小戴記有月令或云月令樂記明堂

位三篇續入本非戴氏所傳也呂氏之月令固宜在夏
小正之後然月令之言猶稍完若小正則非全書矣如
正月則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涉負氷農祭耒俊風滌
凍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為鳩農及雷澤初服於
公田采芸鞠則見昏參中柳稊梅杏杝桃華緹縞雞桴
粥其正文想見僅有此凡句下添文解說者皆漢儒為
之餘月皆然蓋古有此記時之書其正文無幾曰夏者
言夏時也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下大乃曰謂今時大舍

釆也今時云者辭㫖殊不古殆東漢以後儒者所為亦不似西漢人語也蚳螘卵之説掇拾爾雅及禮注謬説四月十月南門見皆曰初昏當是一旦一旦而記者誤皆為昏也大戴諸篇如公符記孝昭帝冠辭保傅録賈策語若小正傳辭定非盛漢之書故小正不如月令之傳於小戴也朱文公儀禮集傳於夏小正削去傳文別附於後而止存逐月經文可見者蓋以傳文不足深信

月令中星

堯典四仲月中星如火虛昴各指一星而言中春星鳥本是柳與星而以鶉鳥言之火雖心星而氐房亦皆大火之次也月令中星孟春月建寅日躔亥自有危室壁而但言室昏參旦尾亦各舉其一宿以記中星中春月卯日戌有奎婁胃而但言奎言日初入戌即躔奎昏旦鬼斗中不言鬼斗而言弧建弧在鬼南建在斗上季春月辰日酉有胃昴而但言胃昏星旦牛中亦不但星牛孟夏月巳日申有畢觜參井而但言畢亦謂初入申在

畢昏旦翼女中則軫與虛危以次中矣中夏月午日未有井鬼柳而但言東井昏亢旦危中以次及餘星也季夏月未日午有柳星張而但言柳昏有氐房心中言大火則氐房在焉旦奎中亦有婁胃隨中氣淺深而中孟秋月申日巳先有翼而言軫此不以中氣初過言而究其在巳之末躔昏建星中宜言斗而言建旦畢中則以次觜參中可知中秋月酉日在辰當躔軫末度以及角亢而專言角牽中以見首末昏旦牛參中不言參而言

觜三星附參中舉小以見大也季秋月戌日卯有氐房心而但言房猶中秋言角也角旦虛柳亦舉一星為記孟冬月亥日寅有尾箕而但言尾記初入寅之度也昏危旦星中接上月虛柳言之中冬月子日丑有斗牛但言斗入寅首躔斗度以次及牛不言可知昏壁旦軫中接上月包室翼二星在其中矣季冬建丑日躔子有女虛危但言女初入子先女度也昏婁旦氐中大抵太陽行度與昏旦中星皆以中氣過後言之堯典月令皆然

若專指一星而謂此一月專在是星則固哉其言星而證之天文必有不合之處俗儒謂堯典中星與月令差又謂月令中星與今逐月中星復差不思中氣有淺深中星有推移執月令每月所指三星而謂是月專在是星宜其不合矣愚案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

昬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昬旦中星之捷法也

驚蟄在雨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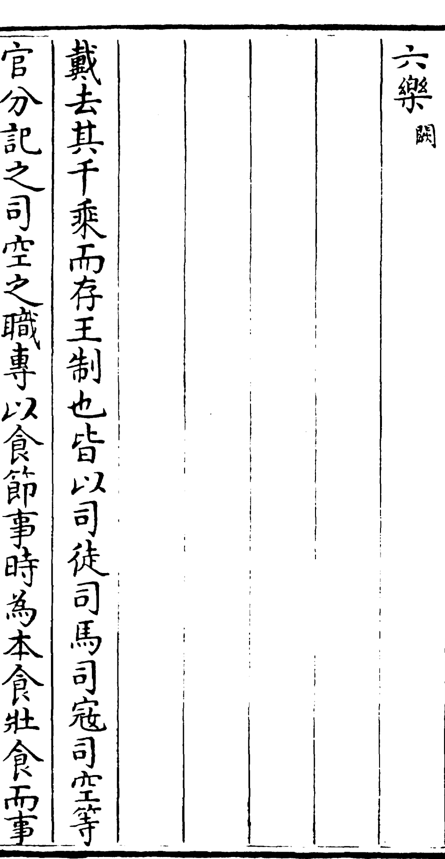
月令孟春之月言蟄蟲始振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之月言始雨水桃始華則雨水宜為二月節疏云漢時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歴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祝子經亦云驚蟄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註冐鼓以啓蟄之日曰孟春中氣也唐一

行改在雨水之後周禮考工記注啓蟄正月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令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一行所改也觀太玄卦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能至後人始以其書而改之十二月節氣中氣之法亦始於秦漢以來立此法以推日之行度古人簡略止占中星而已堯典占四仲月之中星月令占十二月之中星不但宵中而并及其旦中於是占法愈密矣

司徒教民樂正教國子

司徒以五典教民樂正以樂教國子自虞書分命夔契王制周禮尚遵其法王制以樂正列於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為司徒者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為樂正者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以王制言之則司徒所教之成材僅得

升於樂正教國子之學周禮大司樂即樂正之官掌成均之法成者如簫韶九成均者如樂律十二均蓋以樂取名其僚屬有樂師大小胥大師鐘師磬師笙師籥師等官皆以明樂為國子師惟師氏保氏非專以樂官教國子保氏教六藝樂亦在其中矣以周禮言之則司徒卿也大師樂中大夫也或者殷周官制不同爾契之為司徒其教民專以五教為主孟子所謂人倫之教然師氏以三行教國子亦未嘗不用五典也夔之為樂正其



教冑子專以樂為主即周禮所謂成均之法然司徒以

六樂 闕

戴去其千乘而存王制也皆以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等

官分記之司空之職專以食節事時為本食壯食而事

老事太古之民秀長而壽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夏不及暍冬不及凍只為食節事時然王制自多脫亂處如篇末亂注語為經文也

秋學禮冬讀書

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據此文便似禮在瞽宗書亦在瞽宗孔疏不能審詳遂指定皆在瞽宗增註附外深為可恨如此則下文何以曰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愚詳味二句則冬讀書之上合有上庠

二字而偶脫漏蓋東序乃東學也成均乃南學也瞽宗乃西學也上庠乃北學也春誦於東學夏弦於南學秋學禮於西學冬讀書於北學四時各順其方春夏陽用事則學弦誦秋冬陰用事則學禮書敎之各順其時學之之各順其方也

玉藻

戴記諸篇多脫亂玉藻為甚如中庸大學先儒猶定其章句乃可讀況玉藻乎愚嘗因鄭注改定所指亂脫之

處因篇首玉藻凡言冠服等物各為一章以類分為二十五章一章記冕自天子玉藻至龍卷以祭二章記冠自始冠至魯桓公始也三章記朝服自士不衣織至季康子始也四章記深衣自朝玄端至以帛裹布非禮也五章記裘自惟君有黼裘至弗敢充也又自禮不盛服不充至路車不式六章記笏自笏天子以球玉至竹本象可也又自天子搢珽至無所不讓也又自見於天子無説笏至六分而去一七章記韠自韠君朱大夫素至

博二寸又一命緼韍幽衡至葱衡八章記帶自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接而素帶終辟至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至三齊又自大夫大帶四寸至無箴功又自肆束及帶至走則擁之九章記佩自古之君子必佩玉至綦組綬十章記車自君羔幦虎犆至鹿幦豹犆十一章記卜自卜人定龜至定體十二章記后及命婦之服自王后褘衣夫人揄狄接君命屈狄至從男子十三章記童子之服自童子之節也至朱錦也又自童子不裘不帛至從

人而入十四章記天子諸侯朔月閏月及荒年之服自玄端而朝日至大夫不造車馬十五章記君子居處之禮自君子之居恒當户至進飲十六章記趨朝之禮自將適公所至登車則有光矣又自凡君召至在外不俟車十七章記君前侍立侍坐侍飲侍食之禮自凡侍於君至聽鄉任左為侍立之禮自侍坐則必退席至齊豆去席尺為侍坐之禮自君若賜之爵至側尊用禁為侍飲之禮自若賜之食至若祭為已傺卑為侍食之禮十

八章記拜賜之禮自君賜車馬至君子小人不同日又自大夫拜賜至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十九章記膳獻之禮自凡獻於君至君之荅巳也又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二十章記事親之禮自父命呼至走而不趨又自親在至稱父拜之又自親老至口澤之氣存焉耳二十一章記待賔之禮自侍食於先王至火孰者先君子又孔子至而飡二十二章記士於大夫之禮自士於大夫不敢迎至臨文不諱自士於大夫不承賀至上大夫

承賀又有慶非君賜不賀二十三章記賓介入門之禮自君入門至私事自闑東二十四章記禮容自君與尸行至玉色二十五章記禮辭自凡自稱至公士為賓也

丹組纓合作青組纓

上文方言朱組纓此合依士冠禮作青組纓篆文青字下乃丹字記者訛青為丹緇冠古之齊冠所謂齊則緇之儀禮青組纓可證也

釆蘋肆夏趨行文誤

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誤者三（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而不誤者二（大戴保傅兩言之）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未嘗讀大戴禮及儀禮經傳通解者以周禮及玉藻為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小學書四篇敬身第二十條亦引玉藻文愚自恨昔年標題不合因仍舊注朱文公雖改正於經傳通解而小學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

之文鄭氏未及改正其誤處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改正趨行二字非但朱文公之意亦鄭康成之意也

## 明堂位

大戴之明堂篇能記龜文之位為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或謂非出小大乃馬融所增入意者漢所徵魯諸生為之欲誇魯之盛而適以彰魯

之僭其言夏商官數與尚書周官不同魯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春秋所書不可掩但以為有道之國則可也祭統篇末亦魯人誇魯之言爾一變至道舍魯何適聖人未嘗不稱道之若明堂位祭統則非所以誇魯也先儒謂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未必有是事皆記者妄言左傳盟會問諸國相誇魯人止言周公夾輔而已使果有是豈不誇言之乎

崇牙璧翣

崇牙之名始見於詩而明堂位兩言之崇牙即業也以其設版於虡鋸齒㮶然故曰設業虡其曰崇牙以業上重畫雲氣也崇者重也色暈重叠虡上懸編鐘編磬處之飾也壁翣本是龍簨兩頭垂者明堂亦兩言之有簨虡之崇牙壁翣有喪飾之崇牙壁翣旗上旁旒如業版之鋸齒亦曰崇牙棺前羽飾下垂亦曰壁翣後人喪翣轉為扇形無下垂之翣猶以翣名遂因翣之音名扇亦曰箑矣

學記術有序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注云術當為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經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經術即周禮遂上有徑初不以為聲之誤愚案遂術古字通用非字之誤亦非聲之誤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詛楚文遂取吾邉城遂字書作述術字從行術字從辵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三年興甿必有學周禮黨正州長之官其

學亦名序此經舉遂可以見鄉不以鄉遂對說而言二十五家之閭五百家之黨皆互文見義也

宵雅

宵雅當依正義讀為小儒者誤於釋文音消方氏至解說消之義此言小雅也何必强為之說禮記改字音讀之者多矣宵雅讀為小雅誰曰不然

言及於數合從言字絶句

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

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後隐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鄭氏以言及於數為句殊為無義且司徒之教民保氏之教國子六藝之目皆言及於數今之教者何嫌其言及於數也當以多其訊言為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數字音色角切言教者佔畢多言不若及其再三請益之時察其所安可也訊言猶問辨之謂也以佔為覘以畢為簡古者削木以貫牲體謂之畢因削言簡後

人稱手簡為手畢或云手削蓋出於此漢儒記禮多錯誤略改正其句讀則此章之義差可通

禮記本作十一篇

禮記本十一篇今禮記家仍分十一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贅章末即其篇名矣依正義次序分為十一章一曰樂本自凡音之起至王道備矣二曰樂論自樂者為同至與民同也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禮樂云四曰樂詩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先王

著其教焉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君子賤之也六曰樂象自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七曰樂情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至有制於天下也八曰魏文侯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九曰賓牟賈自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十曰樂化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此章五十八句重出祭義十一曰子貢問師乙自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子貢問樂此章吾子自執焉以

下多亂脫孔疏依史記改正

樂記中有易大傳語

樂記中有與易大傳文相出入其他論禮樂多有格言能記子貢子夏賓牟賈問荅此必出於聖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

極幽而不隐

樂記此章上文逐句言舞而注者獨以此一句為歌甚無義也愚詳其語意不見得是歌蓋承上文著往飭歸

而言所謂奮疾而不拔言舞者著往作進步氣象也所謂極幽而不隐言舞者飭歸作退步氣象也皆舞也非歌也故先儒謂奮疾不拔即發揚蹈厲太公之事極幽不隐即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注疏但言清明為歌聲廣大為鐘皷不思此章樂象也盡言其所以象天地愚嘗以周禮大司樂證之古者堂上登歌貴人聲堂下金奏用鐘皷登歌必用陰呂而在

堂上陰從天降而堂上象天也金奏必用陽律而在堂下陽從地出而堂下象地也律呂必取合聲奏黄鍾歌大呂子與丑合也奏太蔟歌應鍾寅與亥合也奏姑洗歌南呂辰與酉合也奏甤賓歌林鍾午與未合也奏夷則歌仲呂申與巳合也奏無射歌夾鍾戌與卯合也陰呂歌堂上陽律奏堂下陰升陽降象天地之交泰

樂記十一章亂脱

此章孔疏依褚少孫引於史記樂書者文理差順樂書

稱武帝為今上者太史公所作引樂記者褚少孫所補賴褚少孫不甚改經文猶可證樂記之誤為是經文多一愛字必多商之遺聲也正字今別録子貢問樂一章如左以便講誦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本文多一

愛字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本文多商之遺聲也五字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移嗟歎於詠歌

之前不如長言而後嗟歎

祭統言餕宜在十倫後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至可以觀政矣宜移在十倫

之後

孔悝鼎銘

鼎銘所引孔達等事多可疑且蒯聵之入在魯哀公十

五年冬其事本出渾良夫所為至次年六月即逐悝母子醉而送之重酬之大夫皆有納所作鼎銘或者重酬之一端然本注以公曰為蒯聵所言以叔舅為尊稱孔悝殊未允當案孔圉娶蒯聵之姊而生悝則聵舅而悝甥也又非天子稱異姓諸侯之比何至以叔舅稱之又哀十六年經書正月己卯蒯聵自戚入於衛以歷推之六月乃丁未十一日丁巳二十一日丁卯亦無六月丁亥日祭統篇末魯人誇魯之言不自知其妄此鼎銘亦

妄也

投壺

大小戴記皆有投壺篇而文小異大戴記注云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小戴記注又曰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為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腹徑九寸彊而口徑二寸半也嘗試思之以周天九今之尺則尺二寸僅七寸許而腹圍二尺七寸有奇則與近世鑄者所差無幾腹徑

之度不相遠而脰修腹修之度不同每以周尺較古人壺與樽之度知古者席地而坐其用器物皆不必甚高其受斗五升又未知古人之量何如也陳太常禮書謂壺當如𨠵奠壺尊又謂如著尊不用足今壺尊亦有足欲如著尊著地無足者今尺二寸之度表裏如一其中可受斗五升愚案陳氏但知壺之可無足不知壺之可無耳也經云壺制惟腹口脛三體小戴言即大戴所謂脰大小戴所記皆未嘗言耳古者賔席主席同時並投

當其賓主般還曰辟皆拜而受矢揖賓就筵司射進席壺閒注云度壺度其所設之處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賓席主席斜行各七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有勝則司射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黨鈞則曰左右鈞賓主耦射二席並設各如今壺様夾以兩耳則自賓席主席望之皆不得其正以此知投壺不當有耳惟其無耳而但取中於口是以主賓之席皆可正面投之如齊晉之射足以為樂若特謂耳小於口而賞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算

倍多人爭偶爾之僥倖捨中正而貴旁巧又焉足貴哉此雖前賢所定以投耳經無明文不敢曰然壺口徑周尺二寸半不尤小於今之壺耳哉擬合止存有初有終連中全壺驍箭倚竿散箭餘皆不算如驍箭本非古以不遠復善補過存之倒中則壺中之算盡廢小戴附鼓節大戴附歌詩大戴又曰鹿鳴商齊皆可歌則不但奏貍首而已投壺古逸禮篇名故二戴皆記之

茅縮酒注異同

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酌鄭注特牲及尊彝皆以縮為去滓矣乃於甸師注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注文異同今祀酒皆清酌名曰醴齊汎齊非有滓可去所以灌茅者止取鄭注如神飲之爾鶴山魏氏曰古無灌茅如神飲之禮以醴酒濁灌而清之謂滲下如神者鄭大夫臆說也或曰今之灌者所以祭酒漉少許於茅上乃代神祭酒既祭而神始飲之如此則行禮者未可就覆其

爵也

儀禮止有鄉射大射而射義疏言大射賔燕射之外有鄉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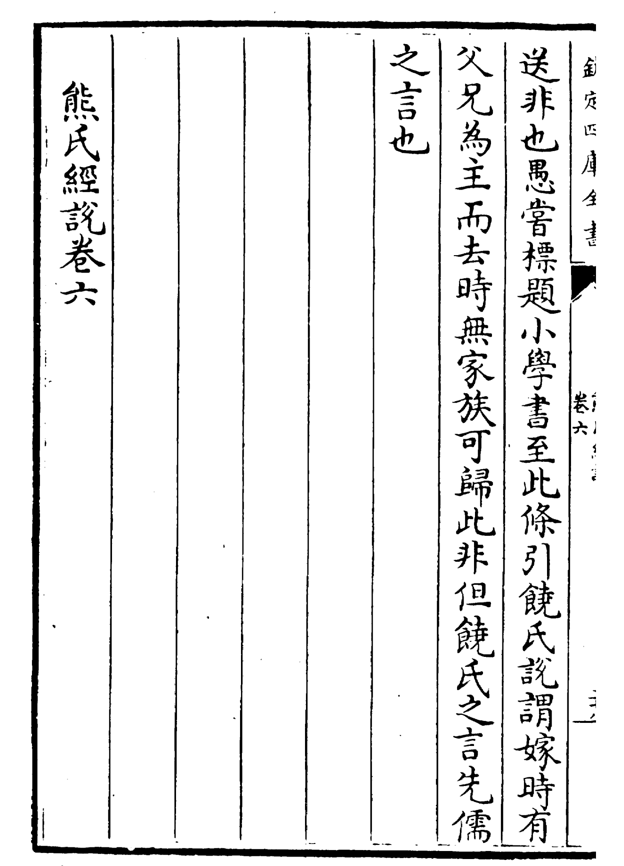
或問儀禮經文止有鄉射禮大射儀而射義疏引梓人侯制又言三射外有鄉射何也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本注云大射也皮侯虎熊豹鹿麋豻之侯也大射在郊以大學在郊也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習之澤宮而試之射宮即大射也梓人又云張五采之侯則

遠國屬本注云賔射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五正三正二正為釆色之别賔射在朝因遠國之來也梓人又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燕射也布侯畫獸也天子熊諸侯麋大夫虎豹士鹿豕燕射在寢息燕之處也大射用間中燕射皮樹中諸侯於竟内用虎中鄉射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鄉射之侯與賔射同故梓人不必言之鄉大夫興賢能之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皆鄉射也竊詳儀禮止有鄉射

禮大射曰儀而不曰禮禮皆在鄉射中矣其用閭中皮樹中及獸侯鄉射并詳及之燕禮云若射則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時或射或不射故儀禮有燕禮而無燕射也鄉射亦請射於賓故儀禮有鄉射禮而無賓射也賓射燕射之於鄉射同一禮而異用爾

七去三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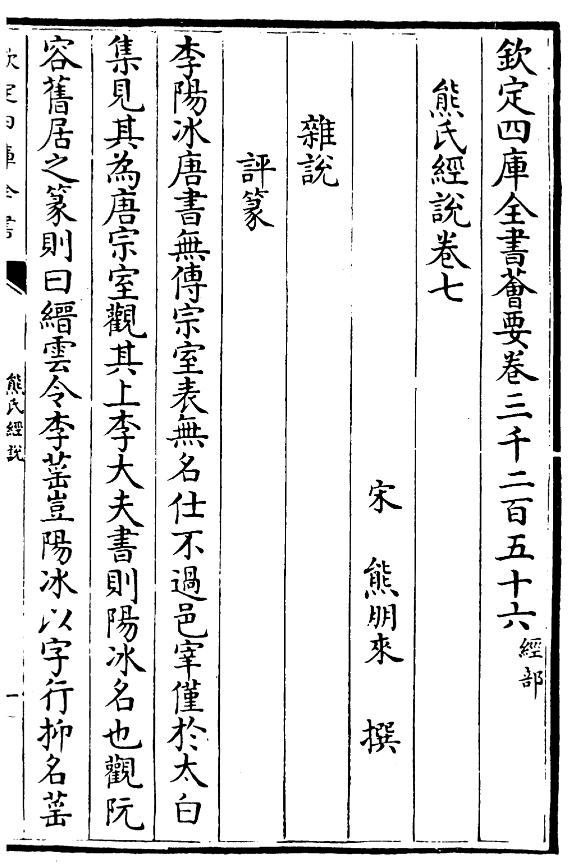
大戴禮本命篇婦有七去又曰有三不去律家定為七出之條至於三不去之有所取無所歸輒解作財禮資





送非也愚嘗標題小學書至此條引饒氏說謂嫁時有父兄為主而去時無家族可歸此非但饒氏之言先儒之言也

熊氏經說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二百五十六 經部

熊氏經說卷七

宋 熊朋來 撰

雜說

評篆

李陽冰唐書無傳宗室表無名仕不過邑宰僅於太白集見其為唐宗室觀其上李大夫書則陽冰名也觀阮容舊居之篆則曰縉雲令李茟豈陽冰以字行抑名茟

者嘗有詩而陽冰書之乎冰篆入神品殘碑斷碣間筆意翩翩後千年有人誠未易及然惟其神俊如莊周之文大令之筆不可以法度齊之城隍祈雨碑曰字如日巔上作山李氏三墳碑敢下作身忘歸堂庶子泉皆石下作口修廟碑啚下作甘建字從凡而喜作乙若此之類不可以陽冰之蹟尤而效之也人字本有几几二體陽冰合之象俯身曲脛於理則通女字象形陽冰曳為兩足以取稱頗非象形之初意子字象小兒圓頂鍾鼎

至以丁點象其頭而四布其畫以象手足陽冰喜破圓作鉤使疋足二體不分要非子字之正或曰李斯使父子為鄒魯之篆已有此體冰主斯者也然子之形當以圓臚為正主字象燈之炷陽冰或卧其上炷㐀上從陽冰中畫常正横作刀欠無象反𢀖𢀖上皆三畫陽冰亦謂象人開口作刀然欠象開口猶可也㐀安步也何取於開口乎今篆者於二字多從冰體不知冰本出意見變古體自成一家者也他如千文前後筆意不同謙卦

以无為無恐亦未必陽冰真迹徐楚金說文觧字第三十六卷曰祛妄多為陽冰言之所引五十八字皆陽冰嘗議說文者愚嘗評之弋弍貣俗書如弋陽冰去弋質也愚謂初不過一字諧聲於弋而二三因之無足深辨毒字陽冰草母出土之說不如從屮毒聲毒有烏代徒酷二切其音可諧纛亦可諧毒漢書注可証已折有之列食列二切陽冰欲分二體於理不通一字而數音者多矣況此折字在韻有協制者在禮記有協提者可更

為數體乎路之諧各為聲陽冰以為輅省魏詩之公路秦詩之路車周禮之五路方以車輅為路且各諧貝為路豈輅省乎路字必不出於輅之後陽冰說誤矣諧聲當論古音各不諧各則路亦洛之去聲故漢書席落作席路而谷角之字有音祿者各之諧路即其例矣它如佳龠之象形及象刀之加鋼血象皿之祭獻自不必疑本字上象枝下象根當從陽冰象木之說才字上象木生分枝下象根株貫地當從楚金才始之說竹不曰冬

生草固難言冬生木也篆文已從倒草則陽冰之疑過矣日字四圍周圓象形其中蔵一象烏如陽冰從口之說則成甘字矣米既象米不必以穀穗言朩字從上小假借稱父弟曰叔此俗論也古者以叔為兄弟之次後世始以稱父之弟古者言叔不言豆凡稱豆非醯器則量名後世變朩稱豆亦俗論也表字從衣㞢省聲陽冰疑之謂從衣屮韻書或云諧聲曹省愚皆未敢曰然表衆二字相類音亦相近從屮為表從横木為衆鍾鼎篆

山丘之諧衆者皆作衣定非曹省矣狀從犬爿聲陽冰謂象形之文字犬字尤似楚金謂犬動止多狀故狀從犬皆勉强非至當也禿字本不從禾說文自别為禿部集韻引籀文其下為人字其上乃毛字既有籀文顯証則舊說謂倉頡見禿人從禾中出自不足信楚金以為禿人髮若禾稼者非也陽冰以為諧聲穆省者亦非也果諧穆省當從㣎不當從禾也毛字所以訛為禾蓋書者斷毛字之尾以象禿久乃轉寫為禾尾而斷其尾則

不成毛人而毛不成所以為禿也欠字為陽冰之名宜講之熟矣陽冰云象冰之裂楚金云象冰之結直之加一正曲為直也卪字象合符陽冰謂一重為卪二為㠯三為㠯故冰篆㠯字例缺其上曲然阜堆與節實不相因後之篆者輒效陽冰缺其上不知其不可效曠也長字諧聲倒亡乃其正體漢碑已有上下作山而旁為巳者盖始於秦刻故陽冰守之楚金又言陽冰作金字無腹金生土中之意埊字陽冰以為從卯既於卯上加一

乃酉字矣今劉䮾等字諧以為聲小篆劉上正作古酉字乃酉金刀非卯金刀古字卯酉同文也云讀如忽在說文為不順忽出從倒子不孝陽冰云㐬流並從㐬通流行豈不順哉楚金力為之辨愚謂此乃說文之誤非但㐬流如育字釋曰養子使作善亦從㐬肉聲恐非倒子不順之謂楚金以陽冰為煩蕪愚於此字當主陽冰大抵楚金之於說文愛而不知其有未善如美善義等字不能正救益助其繆矣楚金又取說文脫誤者別

作疑義以劉字為首而不知其諧聲古酉字方以為從刀鎦省聲劉字見於六經豈在鎦字之後者又謂說文有油宙軸而無由字不知廸笛䌷之諧由為聲即可以宙軸推之抽紬油諧其平聲胄袖抽諧其去聲軸諧宙省廸笛嗅諧其入聲嘉賔式燕又思矧敢多又皆以又字協夷益切又字可為夷益切故由可諧笛此由又四聲之通例也為儒而不通古音不可以讀易詩書亦不可與談字學也

評韻釋

聲韻起江左非古之正音也韻釋出入説文約文申義固多精至而繆妄相承者亦不少丁韻主於多文且增玉篇為類篇自一至亥五百四十三部字益繁矣毛韻放效妄增字文一千字而垂足曲直各為一字一王字而有點無點各為一字諧聲字止書其聲此古字通例往往亦出為一字舟月象形三畫象舟之梁反為直點以别之毛氏不足譏黄韻後出能刪毛之冗可謂有識

惜其删之未盡而韻會正自可删古字多假借通用後儒强增重出以為博若推其例不可勝增易詩書協韻自唐入聲韻音釋行世古韻遂廢集韻之後南北增韻又數家頗收漢晉人詩賦中用古韻者增入韻中而易詩書古音則不問無乃倚摭星宿遺羲娥乎增茂字於上聲者不以南山有臺諸詩為証而引王子侯表增虞字於去聲者不以雲漢抑詩為証而引揚雄賦知協音不可勝增則不如勿增古音變動不拘非今韻法可盡

儻可為韻不待唐宋之儒為之矣愚讀詩書易未嘗不歎惜痛恨於釋文韻書萬事墮哉協上文脞惰至甚明白孔傳以糜釋墮未嘗改其字音也乃擅作許規切百兩御之箋云近也言親迎御輪輒不顧上韻音作迓以至諸經或一字而前後異音或數家而從違靡定如此之類韻家以經文例皆別出一字附入各音又有方言小異若肉好之肉曲植之植初無別義而作別音如此則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韻從藉以後與中

原雅音皆不合須別為一韻矣昔杜鎬議唐韻之誤不合揠字在虔部蟬字在經部知揠音軋而訛為乾蟬音淫而訛為涇韻中并訛其音者有之矣字音之差殊猶或五方之音不同至於釋文則不可苟黄氏推本篆文援証經史比諸韻最詳從其善本評之春字古篆只作屯諧聲字之通例也未可直曰草乇曰草日記其時屯諧其聲也秋字非止禾熟為義其諧聲於龜或龜或火各具省文禾記其時龜諧其聲也冬字非止四時盡為

義諧聲於文而因終言盡冰記其時終諧其聲也記曰制三公一命卷衮字從公㕣字從㕣謂衮㕣皆從㕣者非也說文固以衮為衣部公聲矣妒從女戶聲或作㚧者書戶之訛豈可云一作妬野之有墅毛晃謂後人假借為郊野字因仍重複以音別之不思上與切者野之正音以者切非正音契字如詩爰契我龜與周禮皆作契毛黄二韻捨經文而引相如賦別出挈字釋曰開龜之鍥則經文不足証歟埶即勢字經文多用之豈得稱

俗作埶摯從手而諧聲於執釋以手執握持蓋誤認埶為執也贄亦或云埶具為贄不思贄本作𡠗為執其女乎鷙鳥之鷙為執其鳥乎鼓之配鹽幽尗令以尗作鼓者幽之使黑腐而已未嘗用鹽也別一種鹹鼓則所主不在尗鼓曰幽鼓可也何配鹽之有柶字自矜氏以後專以楔齒釋之柶者冠昏扱醴常用非止喪事用之但去七可也六書中諧聲最多既由諧聲則不論其義每字必强求其義此荆舒之曲學非六書之本法也如覓

諧見不必言堊高可見知諧矢不必言如矢之疾莊諧壯不必因壯言㦸䑝諧光不必因光言明路諧各不必言路人各有所往豺諧才狼諧良不必言豺才而狼良博字從十尃聲韻家以為敷布廣大如此則博之同音從有手從肉從骨從金從火從食者何取其敷布廣大哉博以帮為毋尃以敷為毋恐當是溥省為聲從金之鎛與鏄同義皆為鍾鏄薄蝕之薄林薄之薄俱以溥為聲溥博於音為近柬縛之縛則可諧尃為聲而不必以

敷布廣大為義矣又有他字諧我為聲反取以解本字之義如羊祥也善膳也義威儀也似此皆繆論可削其有文義全外急當改正者如㵒字之類是也㵒字出考工記輈人弓人而弓人言㵒尤詳丁毛黄皆以車轅漆三字釋之案弓輈皆曲物此字本泛言隈曲之處㵒㵒成文鄭司農讀為醑酒之醑漢儒輕改字音至累韻家增入醑字下以經文考之輈人言良輈環㵒自伏免下至軌七寸軌中有㵒後鄭謂筋膠均則㵒遠不言漆也

先鄭雖疑環瀳爲漆沂鄂然輈人乃揉輈之工本文無用漆之事弓人言水折瀳者再又曰太和無瀳其次筋角皆有瀳而深其次有瀳而疏其次角無瀳合瀳若背手文角環瀳牛筋蕡瀳麇筋斥蠖瀳所謂瀳者非止在車轅亦未可專言漆而三家者不考經文似此豈堪傳世黄毛承舛丁實首繆能不愧翰林之銜乎其有承訛文之誤而不知改正者如美善之類是也許氏不以美入大部而入羊部此誤之由曰羊大則美又曰六畜羊

以給膳善即膳也禮經明言膳用六牲羊給膳之說尤妄美善何取於羊哉以美字入大部而諧聲於楚姓之芈則不必多言而定矣善從美省言之美者善言也義從美省去惡取美自我制義也善義二字亦昭然至當矣酉字古與丣同文後人因卣作酉酒本從水諧聲於酉凡酒之屬乃皆主酉酉即卣矣其後卣别為一字而酉為十二辰之名廢其古文丣與卯相混也其用卣尊之酉以為辰名乃字之假借者也古字酉字正作酒尊

之形象自尊也韻釋乃云八月黍成可為酎古人制字之意荒矣韻字猥多遽數之不可勝既姑評其略使學者於字義當自求於經史正文勿為韻釋所誤也

評二社

歷法立春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二社每與二分相先後正得二八月節余嘗擬載芟為春社樂歌律用夾鍾良耜為秋社樂歌律用南吕令州縣春秋上丁之明日祭社或未交二八月節輒便行禮乖於天

時慢於民事且不奉歷書為大不敬余不在其位每為有位者言輒不聽祭社樂縱未能遽行當依歷取社日可也

評雩禜

祭法雩宗祭水旱本注宗作禜　漢儒謂雩者吁嗟禜者營域若雩禜兼祭水旱也又案司巫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是雩祭旱也㽞人禜門用瓢齎注引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是禜祭水也自秦變

古雩禜禮廢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巫丈夫不入市昭帝始元六年旱雩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皁衣禜以祈晴用朱衣雩則閉陽而求諸陰禜則閉陰而求諸陽後漢行雩禮衣皁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皁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齊梁至隋皆歌雲漢詩梁武帝以雩壇不當在南郊正陽之方移之東郊又謂雩祭燔燎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改燎為瘞議郎朱异謂雲漢詩有瘞無燎也十五年又定祈雨七事一理寃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舉

賢五黜貪六卹怨曠七減膳舞童皁服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端絜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章古人救旱之法自七事外若徙市禁屠斷扇官府露坐聽政者可舉行近世祈雨不知以陰求陰既不反求七事專以僧道法師符醮爇香燒燭燔符燎楮祇助其熱不知古人救旱必用女巫今用僧道法師若果戒行精至亦亢陽之人非所以求雨後世貴僧道而賤巫古無僧道法師令為人祈禱是亦巫爾

若郡邑急於救旱不得女巫或用女冠比丘尼以陰求陰也余之為琵譜也妄意為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其譜須於咏歎之聲寓歌哭之意易招怪吠自念志與時違不敢附於譜中今未必能信用雲漢之詩惟以陰求陰則救旱請雨者所宜急若禜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瓠二去蔕刳其中一以奉戚一以奉體朱衣伐鼓

於門祭畢開門屢獲開霽此亦古禮之有驗而可行於後世者自舜禋六宗已有雩禜古人救水旱者在此而流俗慢之甚者科率富民以為齋醮官買香燭迎送土偶擾遍坊市何以救水旱乎

評潛虛揲法

潛虛之言曰萬物皆祖於虛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潛虛有氣圖其次體圖又其次性圖又其次名圖又其次行圖又其次

命圖其目凡六而張氏或言八圖者行圖中有變圖解圖也潛虛主河圖所謂原委即天一地六之水所謂熒焱即地二天七之火所謂本末即天三地八之木所謂丱刃即地四天九之金所謂基冢即天五地十之土一與六合一得五成六二與七合二得五成七三與八合三得五成八四與九合四得五成九五與十合五得五成十皆禀中宫戊巳之功此潛虛五十五行所以齊行獨居中也潛虛之畫即如今人布筭之籌潛虛之行即

如周易之卦行有七變即如卦有六爻變有觧辭即如爻有小象然周易以八乘八則為六十四卦潛虗以十乘十宜為百行而止五十五行兹所以為潛虗也五十五者天地自然之數以氣圖觀之原一焱二本三丱四基五委六焱七末八刃九冢十湊合成五十五數以體圖觀之一元之下從左體逆推二等止於二三等止於三四等止於四五等止於五六等止於六七等止於七八等止於八九等止於九十等止於十亦自然為五十

五數最是性圖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至五配而性備始於純終於配尤足以見五十五數自然之妙至於名圖所以具五十五行之名行圖所以見五十五者之行命圖所以著夫吉凶臧否平之五變五十五行之中每行七變元餘齊三行不占則五十二行該三百六十四變元當一變餘則奇分是為三百六十五變有奇上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可以步天執可以協歲紀此則潛虛

之大槩也然而圖不盡意學者但觀圖上之言而未嘗布著執策以試其周流變動之處則不過曰潛虛者虛其半而已是豈足以知潛虛哉漢儒有言學者有利禄尚不能明易如玄何今人於周易家有其書幼誦其文尚罕能留意揲法況潛虛揲蓍乎嘗許以七十五蓍案其法揲之然後知潛虛雖虛其半未嘗不兼用其半正如人在平地仰而觀天二十八宿之周流常止見其一半潛虛爻卦虛半似之及觀晝夜之間運動流轉暑而

宵見者寒而晨見潛虛幽顯反對似之朱文公記范炳
文圖後有云凡例二十六字爲命圖之關紐記占四十
二字注六字以見古法之變凡例二十六字其辭曰行
王者吉相者臧休者平囚者否旡者凶左爲主右爲客
客爲本行此以主客先後分陰陽而本卦所屬之五行
常因右體以起義也記占四十二字注六曰其辭曰彊
囲作噩辜申午日加巳筮先基後冢得庸占得上金上
本不占巳爲火火生土先基後冢臧注曰其幽否火勝

金鑾上凶注曰其幽吉此即溫公自以潛虛筮之又自記其占法如此愚案歲陽在丁曰彊圉歲名在酉曰作噩月在子曰辜彊圉作噩辜甲午日加巳考其時日蓋司馬公當嘉祐二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一日甲午巳時所占也筮先棊後冡得庸蓋初揲時除五蓍不用之外以七十蓍信手平分左手得三十五蓍又除掛一之外以十揲之餘四蓍通掛一為五故第一揲得再棊再併合前蓍平分右手得三十蓍亦除掛一以十揲之餘九

蓍通掛一為十故第二揲得右冢庸之為行也基左冢右左主右客先基後冢即先主後客為陽陽則置右揲左又併合前蓍再分為左右置右不揲而揲其左以七揲之止餘七蓍自初至上為七故曰占得上金庸行土其上金初與上本在不占之例而用本日所占如世俗占易六爻皆靜則以所直日時與卦神生克斷之温公記此則不變无占者可以為例已火生土初中雖藏而火金相忌其末則凶注文又明夫吉凶臧否有顯幽之

異用凡此皆圖之所未及而朱文公所謂見占法之變者賴有此爾記占四十二字一則見巳火之宜於土者或不宜於金使後學知時與卦先克之例矣二則見庸之上金於本行无占而以本時為占使後學知初與上不占之例矣三則見左右之有先後吉凶之有幽顯使後學知虛半互出而反對之卦亦潛伏於其中矣何以言之潛虛之乘數百其十純數也其九十交數也所謂十純者元純一蠢純二容純三徒純四齊純五造純六

考純七前純八又純九積純十潛虛之十純如易卦之八純然易卦自八純之外皆有反對潛虛則虛半而無復反對於交數九十之中用者四十五不用者亦四十五假如左原右委其名曰昧即左委右原者不用或問左原右委在所取則左委右原何故不取豈知卦揲之時亦有先委後原者又如左熒右焱其名曰戛即左焱右熒者不用或問左熒右焱在所用則左焱右熒何故不用豈知布筭之時亦有先焱後熒者若謂溫公將虛

半之卦直截不用則毋乃以巳意取舍附會求合於五十五數哉潛虗出於河圖揲法本合與周易同其所以異者非求異也易有重卦布在六十四位而潛虗者虗四十五位以圖觀之則但見其半獨於揲蓍之時先後互觀幽顯相形情狀畢露故揲者比周易稍稍損益其法而用之周易之蓍五十虗一而用四十九潛虗之蓍七十五虗五而用七十周易以四揲之潛虗以十揲其名而以七揲其變周易揲蓍平分之後先取右一蓍掛

於左手之指左右皆揲十有八變而成卦潛虛揲蓍平分之後取左一蓍掛於右初揲左則虛右次揲右則虛左此亦虛半之意至於定名之餘歛蓍復揲取陰取陽此又於虛半之中兩開其端故其法曰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言蓍數所由定也又曰左為主右為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言十揲之時有陰有陽則七揲者視此為去就也又曰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言十純

別為格例所以見爻卦之虛半者不相棄也又曰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言吉凶臧否在命圖者亦只說得一半而虛其半以俟占者自識之也此乃揚子雲夜測陰晝測陽之法用之於潛虛尤宜大抵虛其半而不用是故謂之虛於虛半之中未嘗不藏其用是故謂之潛潛虛不敢擬易視玄與範深矣

範數重出易卦名太玄首名潛虛行名

周易之後有揚子雲作太玄首各有賛有測先儒謂易

以數聖人而後成書子雲乃以一身而為數聖人之事
司馬公作潛虛主於河圖吉凶臧否幽顯互取其占法
因於太玄也蔡仲默作範數主於洛書自一一衍為九
九其名數因於太玄也戴九履一故丙午丁九壬子癸
一左三右七故甲卯乙三庚酉辛七二四為肩故未申
二辰巳四六八為足故戌亥六丑寅八惟戊巳虛中戊
附於巳為四巳附於午為九一水數也一一曰原一二
曰潛一三曰守一四曰信一五曰直一六曰蒙一七曰

閉一八曰湏一九曰厲二火數也二一曰成二二曰沖二三曰振二四曰祈二五曰常二六曰柔二七曰易二八曰親二九曰華三木數也三一曰見三二曰獲三三曰從三四曰交三五曰育三六曰壯三七曰與三八曰欿三九曰舒四金數也四一曰比四二曰開四三曰晉四四曰公四五曰益四六曰章四七曰盈四八曰錫四九曰靡五土數也五一曰庶五二曰決五三曰豫五四曰升五五曰中五六曰伏五七曰過五八曰疑五九曰

寡六水數也六一曰飾六二曰戾六三曰虛六四曰昧六五曰損六六曰用六七曰郤六八曰翕六九曰遠七火數也七一曰迅七二曰懼七三曰除七四曰弱七五曰疾七六曰兢七七曰分七八曰訟七九曰收八木數也八一曰實八二曰賔八三曰危八四曰堅八五曰革八六曰報八七曰止八八曰戎八九曰結九金數也九一曰養九二曰過九三曰勝九四曰囚九五曰壬九六曰固九七曰移九八曰隋九九曰終此蔡氏範數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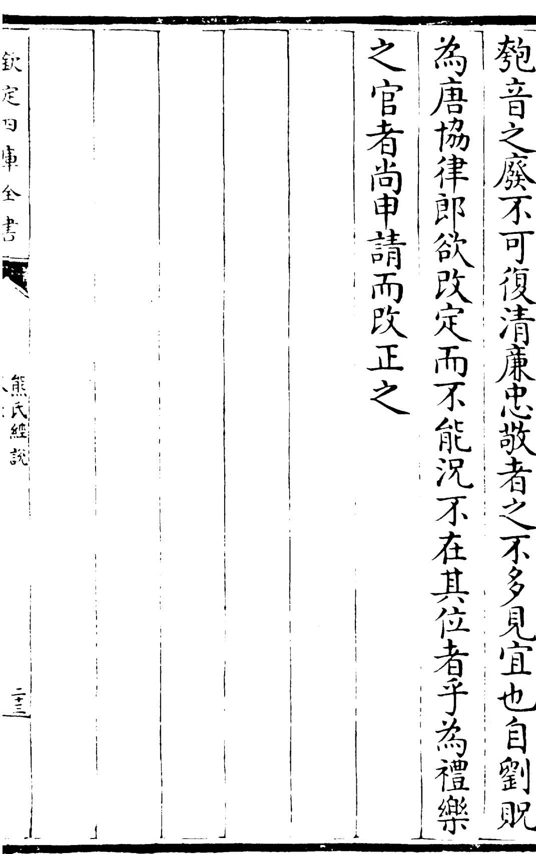
也太玄潛虛之賛與行不敢犯易卦之名玄虛亦未嘗相犯令範數乃多重犯太玄八十一首之名潛虛五十五行之名且於周易六十四卦之名亦犯其八九峯先生之於書傳既改定武成矣而於洪範不以吳材老之說改定其錯簡未必以吳為不然豈精力盡在範數有不暇及乎

八音缺匏

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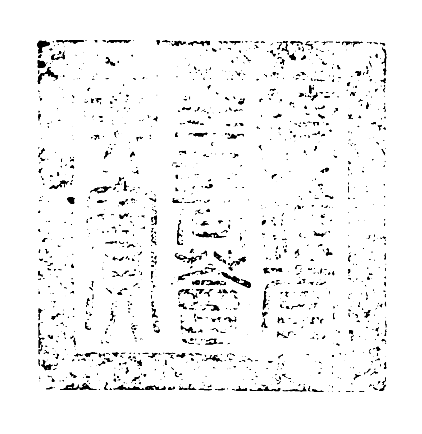
隋以降笙工以木代匏遂缺八音之一俗謂匏脆不如木堅可竅以受管愚謂用匏作甠以存古而以銀若銅固其受管處而竅之可也今瑟與箏或以銅及骨角固其受弦之處者風雅中多以瑟與笙並言琴瑟受笙均王氏琴書引朱文公云先以合字管色定宫弦蓋取此意絲聲尚宫琴瑟第一弦為黄鍾竹聲尚商笙第一管為夾鍾瑟有不鼓之弦極清弦是也笙有不吹之管散指管是也笙雖以夾鍾管第一黄鍾管最長亦主於宫

也樂書笙以匏為母國語曰匏竹利制笙以匏竹合而成聲古者造笙必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大學槐市各持方物列磬懸匏八音之有匏於卦為艮於風為融於氣為立春匏音啾以立清抉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唐協律郎劉貺作大樂令壁記謂女媧氏列管於匏以應立春今以木易匏而漆之無匏音矣惟荆梁之南尚仍古制欲待其人之改正不知自唐以至今日雖荆梁之南亦以漆木為笙匏



匏音之廢不可復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宜也自劉貺為唐協律郎欲改定而不能況不在其位者乎為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正之

熊氏經說卷七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